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欽定四庫全書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PDG

難自然好學論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朴未虧、君無文於上、民無競於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饑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爲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群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

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驚而不覺。是以貪生之禽。食園池之梁菽。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操筆執觚。足容蘇息。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爲主。人性以從欲爲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仁義務於理僞。非養真之要術。廉讓生於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

是言之則鳥不毀以求馴獸不群而求畜則人之真性無爲正當自然。就此禮學矣。論又云嘉肴珍膳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口也。處在閭室覩烝燭之光不教而悅得於心。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雖事以未來情以本應則無損於自然好學難曰夫口之於甘苦身之於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

是而非之、議學如一粟之論、於是乎在也、今子
立六經以爲準、仰仁義以爲主、以規矩爲軒冕、
以講論爲哺乳、由其塗則通、乖其路則滯、遊心
極視、不覩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
唯學爲貴、執書摘句、俛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
爲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爲太陽、不學爲長夜耳、
今若以講堂爲丙舍、以誦諷爲鬼語、以六經爲
蕪穢、以仁義爲臯腐、覩文籍則目眊、修揖讓則
變偃、襲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齟、於是兼而

棄之、與萬物爲更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猶將
闕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爲長夜六經、未必爲太
陽也、俗語曰、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有無文之
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於六經、
何欲於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
計而後學、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
云云、恐故得菖蒲菹耳。

明膽論

有呂子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爲人有膽可

無明、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爲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惟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畢備。降此已往，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物，膽以決斷。專明無膽，則雖見不斷；專膽無明，則違理失機。故子家軟弱，陷於弑君；左師不斷，見逼華臣。皆智及之。

而決不行也。此理坦然，非無疑滯，故畧舉一隅想不重疑。

呂子曰：敬覽來論，可謂海亦不加者矣。析理貴約而盡情，何尙浮穢而迂誕哉！今子之論，乃引渾元以爲喻，何遼遼而坦謾也！故直答以人事之切要焉。漢之賈生、陳切直之策，奮危言之至行之無疑，明所察也；忌鵬作賦，暗所惑也。一人之膽，豈有盈縮乎？蓋見與不見，故行之有果否也。子家左師，皆愚惑淺弊，明不徹達，故惑於曖

昧終丁禍害、豈明見照察、而膽不斷乎、故霍光
懷沉勇之氣、履上將之任、戰乎王賀之事、延年
文生、夙無武稱、陳義奮辭、膽氣凌雲、斯其驗歟
及於期授首、陵母伏劍、明果之疇、若此萬端、欲
詳而載之、不可勝言也、況有覩夷塗而無敢投
足、階雲路而疑於迄泰清者乎、若思弊之倫、爲
能自託幽昧之中、棄身陷阱之間、如盜跖竄身
於虎吻、穿窬先首於溝瀆、而暴虎馮河、果敢之
類、則能有之、是以余謂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易

了之理不在多喻故不遠引繁言若未反三隅
猶復有疑思承後誨得一騁辭

夫論理性情折引異同固尋所受之終始推氣
分之所由順端極末乃不悖耳今子欲棄置渾
元据摭所見此爲好理綱目而惡持綱領也本
論二氣不同明不生膽欲極論之當令一人播
無刺諷之膽而有見事之明故當有不果之害
非中人血氣無之而復資之以明二氣存一體
則明能運膽賈誼是也賈誼明膽自足相經故

能濟事、誰言殊無膽、獨任明以行事者乎、子獨自作此言、以合其論也、忌鵬闇惑、明所不周、何害於膽乎、明既以見物、膽能行之耳、明所不見、膽當何斷、進退相扶、可謂盈縮、就如此言、賈生陳策、明所見也、忌鵬作賦、闇所惑也、爾爲明徹於前、而闇惑於後、有盈縮也、苟明有進退、膽亦何爲不可偏乎、子然霍光有沉勇、而戰於廢王、有所撓也、而子言一人、膽豈有盈縮、此則是也、賈生闇鵬、明有所塞也、光懼廢立、勇有所撓也、

夫惟至能無所虧耳。苟自非若此。誰無弊損乎。但當總有無之大畧。而致論之耳。夫物以實見爲主。延年奮發。勇義凌雲。此則膽也。而云夙無武稱。此爲信宿稱而疑成事也。延年處議。明所見也。壯氣騰厲。勇之決也。此足以觀矣。子又曰。言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案子之言。此則有專膽之人。亦爲膽特自一氣矣。五才存體。各有所生。明以陽曜。膽以陰凝。豈可爲有陽而生陰。可無陽耶。雖相須以合德。要自異氣也。凡餘雜說於

期陵母暴虎云云萬言致一欲以何明耶幸更
詳思不爲辭費而已矣

管蔡論

或問曰案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誅
以凶逆頑惡顯著流名千里且明父聖兄曾不
鑒凶愚於幼稚覺無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亂殷
之弊民顯榮爵於藩國使惡積罪成終遇禍害
於理不通心無所安願聞其說答曰善哉子之
問也昔文武之用管蔡以實周公之誅管蔡以

權。權事顯實事沉。

一作沉

故令時人全謂管蔡爲

頑凶。方爲吾子論之。夫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自然。是以文王列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非以情親而相私也。乃所以崇德禮賢。濟殷弊民。綏輔武庚。以興頑俗。功業有績。故曠世不廢名冠當時。列爲藩臣。逮至武卒。嗣誦幼冲。周公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衆。欲除國患。翼存天子。甘

心毀旦斯乃愚誠憤發所以徼福也成王大悟

周公顯復一化齊俗義以斷恩雖內信如心外
體不立稱兵叛亂所惑者廣是以隱忍授刑流
涕行誅示以賞罰不避親戚榮爵所顯必鍾盛
德戮撻所施必加有罪斯乃爲教之正今之朝
議管蔡雖懷忠抱誠要爲罪誅罪誅已顯不得
復理內必幽伏罪惡遂章幽章之路大殊故令
奕世未蒙發起然論者誠名信行便以管蔡爲
惡不知管蔡之惡乃所以令三聖爲不明也若

三聖未爲不明。則聖不佑惡而任頑凶。不容於
時世。則管蔡無取私於父兄。而見任必以忠良。
則二叔故爲淑善矣。今若本三聖之用明。思顯
授之實理。推忠賢之闇權。論爲國之大紀。則二
叔之良。乃顯三聖之用也。以流言之故。有緣周
公之誅。是矣。且周公居攝。邵公不悅。推此言。則
管蔡懷疑。未爲不賢。而忠賢可不達權。三聖未
爲用惡。而周公不得不誅。若此三聖所用信良。
周公之誅得宜。管蔡之心見理。爾乃大義得通。

外內兼叙。無相伐負者。則時論亦得釋然而大
解也。